

没人在看你

□王梁

儿子读小学一年级了,跳绳成了他跨不过去的坎。因手脚协调性差,只能勉强跳一个,眼看着学校要测试,我晚上有空的时候就带他下楼去练。灯光球场里他死活不肯跳,便找了个僻静昏暗的地方,他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似的,一有人影人声立马收住动作,装着与我聊天玩耍,待确认安全无扰后方又笨拙地一下一下蹦过绳子。这孩子,不仅运动能力方面像我,脸皮也跟我一般薄。

儿子以为路过的人都会看他笑他贬他,其实真是人小心细,想多了。路人大多只是瞥一眼,不留下一丝印记,即便有人多看两眼,目光、笑语间盈出的也是一汪慈爱。

然而孩子就是不自在,还是坚持自己的感觉。这倒让我想起席慕容笔下的那个小女生,上学路上站在街道的十字路口等红绿灯,抿着嘴,红着脸,不时理一下稍显散乱的发丝,以为来来往往的路人都在盯着她看,细密的汗珠仿佛都被这种压力给逼出来了,其实啊,正如席慕容轻声的劝慰:这些一早为生计奔波的

人们怎会有闲情去细细打量她。

大多数人的累,多半也似小孩这般,或者说就是从从这个年龄开始的。别人成了一个魔鬼,悄无声息地钻进了原本纯净坦荡的心界,藏匿着,时不时地出来兴风作浪、作威作福、颐指气使一番,原本的主人倒只能卑躬屈膝唉声叹气了,被这个魔鬼牵着鼻子走,不得安生,平添很多痛苦和愁怨。

我们害怕被别人看到的往往是自己的孱弱低下之处:我做得不够好、我不如人家、我倒霉、我不顺……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的对手仇敌收获进步、摊上好事情的时候,你也会觉得很多人都在看你,看你的相形见绌,所有的目光貌似都不怀好意、揶揄嘲讽、幸灾乐祸。

别人真的在看你吗?大多数情形下,不管你是辉煌还是黯淡,成功还是失败,幸福还是不幸,我以为别人都没有这个兴趣、时间和精力,就算他真的在注视你,也是看过算数,他的目光里本身并没有蕴含可以压抑、摧毁你的力量,力量的根源在于你的内心,在于你那强大又脆弱的自我,是你赋予其牵涉于你的意义和关系。就如你时时被刺到的别人目光中

射出的敌意,恰是因为你在臆想中给自己树立了不少对手、敌人,他们与你的过不去,本质上是你自己跟自己的较劲。

对于别人的目光,最洒脱的姿态莫过于那些跳广场舞的大妈大婶们,好多舞者既无颜值亦无身段,更谈不上舞姿翩翩,有些看起来还十分可笑滑稽,然而他们就在那边旁若无人挪动笨拙的身躯,每天定点定时雷打不动,他们享受着伴随音乐律动身体被舒服打开的快乐和健康,他们欣赏着自己的变化和进步。久而久之,围观的人都被他们这份单纯的热烈所感染,目光里也被融化得再无一丁点异样的杂质。

哦,原来当一个人可以自我欣赏和悦纳的时候,别人的目光便也充满了温柔和喜悦,这也许就是他能与外界平和相处的状态。如果非得要说有很多目光在看你,那么天地宇宙、日月星辰、花草牲畜都在看你,然而你不会觉察到。因为你把自己置于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:世界很大,你很小,几近于无;另一方面,世界很小,你很大,全世界都装在你的胸怀中。

没人在看你,真的,做好你自己,好好享受吧。

孩子是催老的风

□耿艳菊

偶尔回家发现,父亲的两鬓斑白,皱纹爬满了脸;母亲的眼睛不如从前好使了,她左手拿针,右手捏线,对着亮光,抖抖索索,线头如剑,一下又一下击出,愈挫愈勇,像心怀壮志却力不从心的老将。不仅如此,她的记忆力也不好,常常是急匆匆从厨房跑到堂屋里,却不知所措,忘了要去拿什么东西,站在那儿茫然地想半天,又空落落移回厨房。

我被这些惊住了。我那黑发光亮、高大潇洒的父亲,我那做事利落、手脚麻利的母亲何时与“老”字攀上了关系。

时间如一夜春风,千万人的头发白了、腰弯下去了。他们老了。正如王铮亮的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唱的:记忆中的小脚丫,肉嘟嘟的小嘴巴,一生把爱交给他……柴米油盐半辈子,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。是呀,孩子就是那场催老的春风。当孩子兰叶春葳蕤时,父母自是萎谢了。不要再一遍遍追问时间都去哪儿了,它在这里,在孩子的身体上,在肌肤里,在骨髓里,点点滴滴。一代一代,循环往复。

而在他们面前,我依然故我做一个任性的孩子。可事实是,生于八十年代中期的我已将近三十。青春如水急急逝去,不舍昼夜。

很喜欢央视的family公益广告:“i”在“f”和“m”的爱里长大,有一天,“f”苍老到

需拐杖,“m”步履蹒跚。这时,“i”长大了,成熟了,为他们遮风挡雨。我呢?我为父母什么都没有做。去年,家里发生了一连串的事,我带着幼儿,父母怕我担心,故意不告诉我。我又何谈为他们遮风挡雨。“父母在,不远游。”最基本的我都无法做到,长大了与他们远隔千里。

一个要好的朋友决定今年结束北漂的日子,回农村老家种田养牛为生。一是父母年龄大了需要陪伴,二是追求自由,不让人生留遗憾。真是感佩他的精神,他其实在北京发展得很好,公司已小有规模,事业正蒸蒸日上,很多人都不能理解。也许当青春不再,闯荡天涯的热情也会打折,心里向往一种慢生活。就像朋友说的,他想看看小麦如何从土里发芽长苗到抽穗成熟的过程,欣赏一下夏日暴雨过后的七色彩虹。最重要的还是趁父母健在的时候尽一下微薄的孝心。

电影《私人订制》里,圆梦四人组以替他人圆梦为业,让人生不留遗憾。有人立志追求高雅,有人想当有钱人……如果真的可以定制的话,我想订制前二十年的时光,做个乖孩子,好好读书,不开小差,中学时期不谈恋爱,学喜欢的中文专业,成为父母的骄傲。

孩子是父母时间的浓缩,是催促着老去的风,不能让他们年华空生,皱纹无所寄托。

约定

□施群妹

那天孩子放假,家里一下子热闹很多,吃饭时,边吃边聊气氛很是融洽。然后是先生接了个电话,通话结束后低着头不知在手机看什么。我在专心地剥一只烤鸭,等沾完米醋放进嘴里,感觉一下子安静很多。一瞧,儿子也拿起了手机,低下了头。

突然想起一位同事说起,本来每星期周末孩子回家,是全家最开心的时刻。全家坐在一起,吃点喝点,孩子讲讲学校的趣事,父母聊聊八卦。晚上坐在沙发上看看开心大本营,全家往往笑得前俯后仰,笑声久久回荡。现在好了,回到家每个人都玩手机,家里太安静,安静得没有了笑声,也没有了交流。她说,周末的热闹不见了。

当时她说这事的时候,我家孩子还没住校,没他说的那种现象。但是,现在我们家也成了这样,感觉有点伤感。想到这里,我差一点就拿起手机发个朋友圈,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。但是,看着孩子看手机这么投

入,我灵机一动说:我们每天晚上七点钟开始把手机放在餐桌上,关上无线,关上数据,这天再也不要碰。如何?

两个低着头的男子看我把手放到了桌子上,怔了怔。先生先道:“行,七点钟好,正好看新闻联播。”儿子不太情愿地退出了游戏,也把手机放到了桌上。

等我洗刷完毕,正好听到新闻联播熟悉的音乐响起。我把剥好的一只柚子放在茶几上,与两位男子一起看电视。那种感觉,居然恍如隔世,多久没一起看电视了?

然后,先生说他要上个厕所,离开了。很久都没出来,他可真能坐啊。

我去倒水的时候,发现他的手机不见了,原来如此。

儿子打了个哈欠,说,明天打算去看初中时候的老师,想约一下同学。他也拿起了手机。

然后,我想,做个佳木斯呢还是练个瑜伽呢?拿起了手机,翻看视频。

时针悄悄指向七点钟,偏是偏了一点儿。



叶有所思

你还记得我吗?

□叶蓉

那天凌晨时睡着了,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梦里我搀扶着奶奶,慢慢地走在医院的长廊上,我俯下身问她:你还记得我吗?她定定地看了我很久,很茫然地摇头。我觉得很心痛,明白即将要失去她,或者已经失去了她。

她最后的岁月饱受老年痴呆的折磨,临去前大概已经不记得所有人。那时我还在念高中,觉得这是自然的病理现象,离开就是一种解脱。

不知道为什么,我忽然在异国他乡的小镇上,在天还没亮的凌晨,做了这样奇异的一个梦。醒来时,全是泪水。梦里的感情往往很不现实却很强烈,有一种深深地要失去和被遗忘的痛苦,所以我翻来覆去,醒不过来。

我一直都以为忘记是一种

技能。有次和小朋友吵架,他不理我,我不理他,他居然还很淡定悠闲地打游戏,然后很狡黠地说了一句:反正明天你就没事了,过了一夜你就会忘了。知母莫若子,他知道我从来不把心事放过夜,再大的烦恼睡一觉就当丢掉。我一向为此自豪,因为回忆太多,有时变作负担,懂得忘记,才能轻松前行。

但是梦里的心酸难受吓坏了我,忽然意识到遗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每一张面孔每一个地方每一件事,他们存在的意义,是为了丰富我的人生,他们存在的方式,最终都会归结为记忆存入我的脑海。《追忆似水年华》里,一块小小的玛格丽特饼干有打开回忆的洪荒之力。假如遗忘那么轻易,生命就成了不能承受之轻。忘记得太多,灵魂便失去了分量。

美好的,或者不美好的回忆,都是脑海里的组成部分,没有了它们,人就成为了行尸走肉。我们征服高山,不是非要将它铲平,我们翻越过去将它抛在了身后,它依然在那里,只是不再是阻碍;我们超越痛苦,不是非要将它连根拔起,它依然留在生命里,只是我们早已不为所惧。

生命的格局越大,越能容纳各种遭遇和情绪。我们要做的,有时不是一路扔啊扔,而是一路扩展我们的硬盘,老了有大把的故事可以随意提取,不是手伸进口袋,才发现空空如也。

毕业后的学生来看我,每次都先问我:老师你还记得我吗?假如我脱口而出他们的名字,他们就快乐得好像中了奖。

遗忘和被遗忘都是一种失去,我想要全部记得。